

我来自哪里，归属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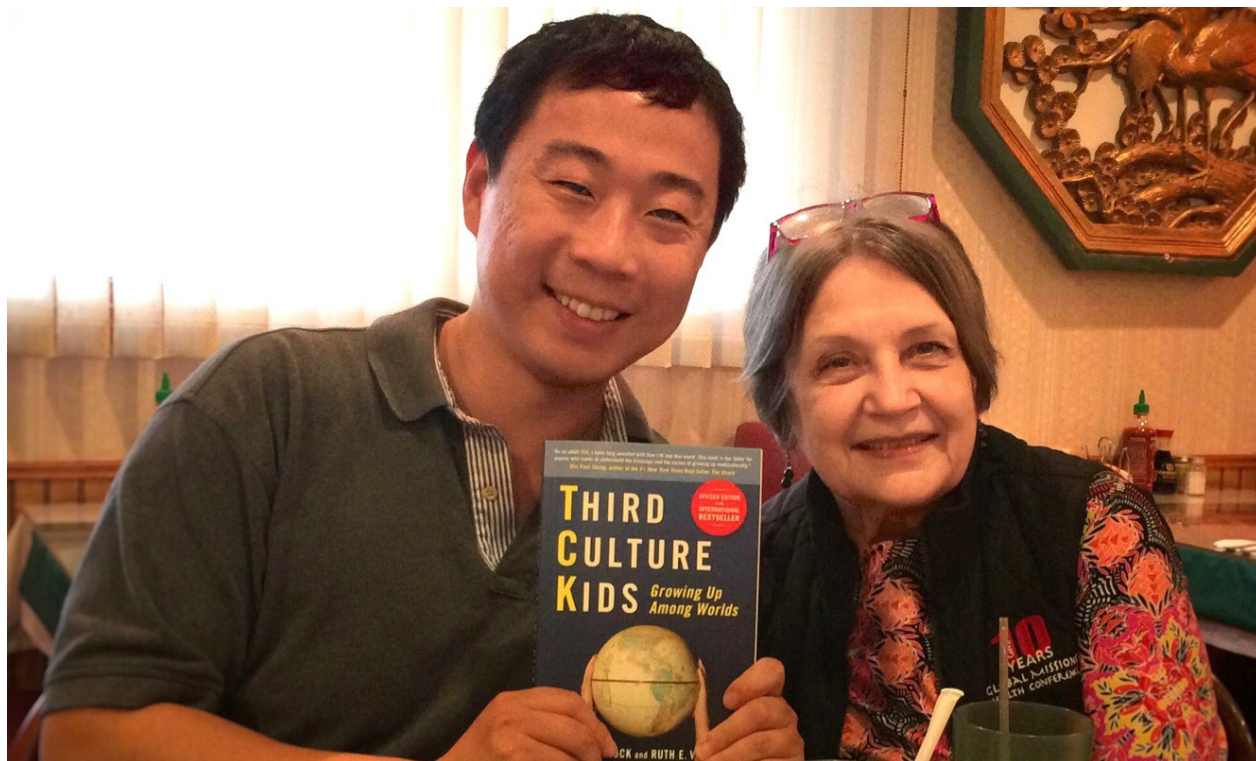
——作家露丝·范瑞肯访谈

作者：许子翔

近日国际畅销书《第三文化孩子——在全世界长大》(Third Culture Kids, Growing up Among Worlds)推出了最新的第三版，此书在全世界深受好评，被誉为了解多文化环境下成长人士的“圣经”。这本书对在国外生活的华人以及他们的子女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对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帮助？带着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本书的主要作者，居住在印地安纳波利斯的著名作家露丝·范瑞肯(Ruth E. Van Reken)下面是此次采访的实录，由采访者翻译整理。

采访者：亲爱的露丝，感谢您接受采访。您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您的背景吗？是什么让您感兴趣写这本书的？

露丝：我出生在尼日利亚的卡诺，我的父母都是美国公民。我的爷爷奶奶也是美国人，他们都曾在海外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伊朗出生长大的。我在尼日利亚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十三个寒暑，我的童年生活很幸福。对我来说，那些年我过的是“正常”的生活，尼日利亚很有“家”的感觉。我13岁那年回到了美国，在芝加哥上学。那是非常艰难的一年，由于我和本地的其他同学外表相似，大家都很自然地认为我和他们“一样”，许多同学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对他们谈论的电视、音乐等方面的话题一无所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我的不少行为举止和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也让他们感到诧异。1976年，我和我的三个女儿回到非洲，这次我们去的是利比里亚。我们喜欢那里的生活，但是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改变和其他家庭需求的出现，我们决定返回美国至少一年。那时我们的女儿决定接受奶奶的邀请，在我们再次离开美国之前的几个月，她去了奶奶居住地附近的美国高中就读，离开了我。我知道这对女儿是有好处的，但她的离开几乎撕裂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来释放内心的情绪。写着写着，我眼前浮现出自己六岁时被送到寄宿学校的情景……那年晚些时候，我接受了一个来自“第三文化儿童研讨会”的问卷调查，询问我对孩子们在不同文化中成长的想法和经历。我回答了问卷，而且还给他们发了一封信，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研讨会为多种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成年人做了些什么。我当时39岁，没有人为我做过任何形式的研讨会。我后来分享了我一直在写的关于我自己童年不断搬家、适应新文化环境的日记，这成为我的第一本书《从来没有寄出过的信》(Letters Never Sent)。从这以后，我开始陆陆续续听到其他在不同文化环境成长起来的成年人的故事，他们和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对我的叙述感同身受。后来我认识了对第三文化儿童(The third culture kids)颇有研究的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llock先生，最后帮助他共同完成了这本书。我们在书中不仅描述我们自己的独特经历，并且诠释我们的心路历程。本书自1999年发行第一版；Pollock先生不幸于2004年辞世；第二版于2009年问世，第三个版于2017年更新发行。



采访者：许子翔(Shawn Xu)，出生于中国上海，中学毕业后随父母移民美国，现居住美国印第安纳州费希尔市。
采访对象：作家露丝·范瑞肯(Ruth E. Van Reken)，国际畅销书《第三文化孩子——在全世界长大》的主要作者。

采访者：您能解释一下“第三文化儿童”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概念和华人群体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露丝：第三文化孩子(TCK)的概念最早是Ruth Hill Useeem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国际贸易和商业发展初期首先提出的一个术语。它被用来形容那些父母来自一个国家或文化(第一文化)的孩子，因为父母的职业选择而去了另一个国家或文化(第二文化)，最后这个人的文化背景由家长的第一文化(双亲也有可能不是不同文化的)和他成长的当地第二文化，所融合而成的第三文化。

TCK是一个全球国际化的产物。现在很多家庭都由于种种原因移民国外，把孩子带出国门，抚养在异国他乡的文化环境里面，接受着不同于母国文化的熏陶。当有一天这些孩子们返回父母护照国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隐藏移民”的现象。这些孩子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他们在看待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和当地的孩子有所不同。如果他们看上去有外国人的外貌特征，那么当地人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文化上有所不同，或者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当他们的

外表与“家”文化的外表相同时(比如双亲是中国人 在国外长大的后代)，他们行为不同或者不了解某些地方的文化事物时，就容易引起当地人的误解。

至于华人社区，我认为在美国的华人孩子多数是跨文化的孩子。他们中有些人的父母在这里是因为工作或教育，有些则是移民，他们很可能每天白天说英语、在学校接受美式教育，而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家 里和家说着中文或者看着中文电视节目。

去年在新闻中我还听到华人社区有个新名词，称为“卫星宝宝”……就是由于某些原因在学龄前把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送回中国由亲戚抚养的现象。我认为这可能会造成一些特殊的问题，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帮助那些早年送子女回中国的家庭，但我知道一些非洲的朋友们做了类似的事情。我相信这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早年在中国亲戚处抚养，然后回到美国，他们的父母则生活在一个非中国的世界，那么孩子一定很难做出调整，他们起初没有机会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也不知道如何在这个新的世界里经营和生活。这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将是一个重大挑战。

(下接第B7版→)